

一叶孤帆悬汉江

□陈益鹏

椅上坐下来。旋即,便有女僮奉上沏好的茶水。二人边喝边聊,说说道道的桐油在汉口如何值钱,说凤巢的生漆、紫阳的茶叶在武昌如何抢手。洋洋得意的神情,表明这回他们是真的大赚了一把!

喝茶的两位汉子当中,有一位应该我的祖太爷。但我不能确定。也不能确定他们是真赚了还是假赚了。因为明摆着的事实是,后来的后来,我降生在大巴山中一个名叫桐茅园的穷山沟里,与大富大贵毫不沾边。如果是真赚了,我想他们一定会选择在五里、恒口、汉阴川道平坝修建带马头墙的徽式大院,而不是逃难似的躲进巴山老林苟且偷生了。

根据当时风俗,可以想象,那天当晚,我那个刚从汉口归来赚了大钱的祖太爷,肯定没有立即回到江北或江南的家中,而是跟那个和他一起喝茶的伙计去南街的戏楼看大戏去了。戏是金州地界有名的汉调二黄,唱的是《琵琶词》抑或别的什么。看罢戏曲的祖太爷,一定又约了他的伙计一同去街头馆子嘬了几两苞谷酒,吃了几碗浆水面,耍了几把川牌。心里高兴,借机庆贺庆贺,放松放松,这些都在情理之中,并无不妥。也或许,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借着酒劲,精神癫狂进了一趟赌场,散失了一大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铜钱,这就有点过分了——这话本

不该摆在这里,让他人耻笑,但我不得不提。

大伯在世时曾讲过,先前,我们祖上确实风光过,风光的时候,放地租、请长工、娶大纳小、三房四房的气派事体都曾有。后来败家,都是因为老先人不争气,得了贪赌的坏毛病。所以一提起这茬事,我就来气,气他们小富即安,胸无大志。若不是那样,现如今走在安康城里横竖硬硬的,还能轮到东关开茶叶店的二顺子?

常言道:人的后颈窝,摸的到,看不到。本以为这辈子就摆在在大山沟里再也出不来了,岂知1998年,我竟出乎意料地从巴山深处的岚皋县来到汉江岸边的安康市,并且是举家迁入,扎根落户,而非匆匆过客。晚上,定居在小北街的一条窄巷子里,白天工作的单位在水西门内的西大街口、新华书店的对面,距汉江南岸不足三百米。

在拥有安康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早早起床,经小北街登上临江的防洪大堤,沿着长长的江堤向东奔跑,去呼吸江岸清新的空气,拥抱属于我的那些个崭新的黎明。站在朝阳亭,遥望金灿灿的太阳从奠安塔尖冉冉升起,目睹汉江公园里花红叶绿、水西门外鹤拳剑影、翩翩白鹭伴森森汉江一路快活东去的迷人景象,总是心潮起伏,欲歌之蹈之——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啊!祖辈当年没能抓住的那份福气,终于在这

一刻被我牢牢抓住了。我想,从今以后,这江、这堤、这城、这太阳……就都是我的了,谁也别想从我的手中抢走!

然而,意外再次发生。与江堤相守仅仅一年之后,终究还是没能逃脱过客的命运。2000年,我又不得不离开了安康,去一个更大的地方。这次的离开,与当初到来时有着同样的理由——就是因为工作调动。而这次离开后,也许真的就要永远离开了,其实,心中是有很多不舍的。

再次登上安康的城防大堤,我仿佛又看到了沉浸在时光深处的水西门码头,以及属于那个码头曾经鲜活水亮的半边街。江北的中渡台以及七里沟码头、东关码头,也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了,如今替它们讲话的是被霓虹灯点缀的汉江一桥、二桥、三桥、四桥。端午龙舟竞渡的鼓声犹在耳边回响,黄昏里一江两岸的鱼香酒味尚在温情的小康烟火里延续,像江水一样绵延不断……

该离开了,但我还想带走点什么。不要汉江两岸崛起的高楼,也不要东西二关辣口的凉皮、爽胃的酸菜,更不必带走水西门外的老故事和汉调二黄演绎着的新传说。我一心想要的,是那一湾流动着的江水。在我关中少雨多霾的都市生活中,不能没有它的亲切关照!

对家族历史的认知,因为那个族谱的出现又更进了一步,应是一件喜事。但离开安康,却又将我陷入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让我返乡归来,隔着秦岭,一遍遍回想——回想安康的好模样,以及离开多年之后,我昔日的金州,如今是否依然安康?

蝉鸣颂歌

□陈赫

斜阳落在五彩云之下安然的心,已被天籁唤醒月光趴在树梢间,缓缓升起那一声声歌唱,开始此起彼伏带着草木花香的气息合奏着夏日独有的热情

我试图在丛林中寻找那只明亮的蝉它只用十七年埋在泥土中的固守只为了一个夏天的发声听吧,那响亮而高远的句子仿佛就是生命的宣言即使穷极一生,也要在人间留下一声蝉鸣

在一声蝉鸣声中,我听出了无畏以后的每个盛夏我都会记得昂起头颅就算前路充满炎热酷暑也要像一只蝉一样,向上攀爬也要在夏天里成为自己的风景

萤火虫

□潘新日

天一黑,就提着自己的小灯笼照亮巴掌大的天空,它的灯就是夜空挖开的洞

拣一小片光亮放在父亲的嘴上烟头一样一明一灭玩火柴的人在树下点鞭被大人们吼成黑影摇蒲扇的,喝着丁茶的,捶衣服的那几点光亮,穿缀起几声啾啾还有棒槌的回声和掉进水里的光亮一起在新织的粗布长裙上印上花朵

需要一个玻璃瓶当作萤火虫数星星的容器邻居大爷看着一闪一闪的光亮嗅着鼻子说闻到了酒味

癸卯大暑酌吟

□春草

夏到降时是大暑,炎阳烈蒸汗几许?翠竹微动老槐肃,凭歇亭轩客不途。且看秋日风徐徐,荷池岸边鸟鸣幽。云卷烟袅耕牛归,桂香阵阵燕飞舞。

因为编写《族亲履痕》家书,需要搜集一些有价值的家族史料,便放出话去。不久,三哥从老家岚皋打来电话,说四叔家里有一样东西,能证明我家祖辈确系清乾隆时期从湖北经水路迁居秦岭南麓,并在金州的黄洋河口留居过一段时间。我闻听后连说三个“好”,立即自西安启程,踏上返乡之路。

三哥手中的东西是一本老掉牙的线装书,纸质粗劣,色黄打卷,蝇头小楷的笔体,看上去训练有素,道行不浅。因日久时长,字迹大多模糊,却还能依稀辨出“黄冈”“汉口”“金州”“碎坪”等字样。还有一处记载的是与汉江水运有关的内容。毫无疑问,书中提到的这些地名,一定与先辈迁徙的路线有关。也就是说,当年我的祖辈确实曾与金州发生过某种联系。

取回该书途经安康的时候,我有意停留下来。我要好好看一看,这个昔日被称为金州,原以为与我毫无关系,到头来却与我真有些瓜葛的地方,到底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和解读它。

站在安康的水西门外,直面那条已流过无数世纪的汉江,一个曾经繁华的商埠码头,我的眼前幻化出一幅幅迷离悠远的画面,闪过一幅幅色彩斑驳却印象清晰的镜头:

正午时分,宽阔的江面上缓缓飘来一艘帆船。临近江岸,白色的风帆徐徐落下。木船轻轻摇晃,江水拍打着码头。船身刚锚定,从船头跳下两个汉子,他们离开江边,一前一后,大摇大摆踏上河街的青石路面,在一处悬着“茶”字招牌的院门口停下,从腰间摸出几枚铜钱,摺给掌柜的大嫂,大大咧咧地在面朝江水的竹

在小村,每到将要下雨的时候,对面的山崖上就迷蒙着一袭淡淡的雾。灰色里透着一种淡蓝,一种迷离,不随意地随意漂浮着。

这时,一个个村人都向家里跑去,有人边跑还边哦呵呵地叫着,声音从雾里传出来,传入村子的每个角落。牛羊也下山了,走在雾气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

今天,站在都市的楼上,面对着窗外浮荡的薄雾和雾里亮晶晶的细雨,我仍能想象到童年雨意将至的样子,能想象到小村在细雨霏霏里的情景。

望着雨雾中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望着一个个归人打着伞在雨里回家的身影,我的心里竟然滋生出一种淡淡的担心。雨下下来了,那些乡村的虫儿该去何处?

乡村,永远是虫儿的世界,是虫儿的乐园。这点是城市怎么也比不上的。

城市是水泥地,如同给土地穿上了一层盔甲。土地在盔甲中憋闷着,难以透气,几乎窒息,当然就没有了虫儿。因为,虫儿是离不开泥土、离不开草色、离不开露珠的。这些都是城市稀缺甚至没有的。有时,人走在都市里都会感到憋闷,何况虫儿!

乡村的虫鸣多密啊!有人说,在乡村,有多少根草芽就有多少颗露珠;有多少颗露珠,就有多少声虫鸣。这样说,好像虫儿和草有着很亲近的关系似的。小的时候,夏日的黄昏就走在乡村的田埂上,秧田里的秧苗上已经有了露珠,热气在水面上浮荡,也在秧苗上浮荡。青蛙跳水的声音咚咚地响着,空净而沉闷。虫鸣一声声响起来,在水汽荡漾中,在黄昏的夕光中,就如露珠一样,一颗颗闪烁着,开始稀疏,渐渐地密集、清亮起来,也圆润起来。

我拉着娘的手,走在回家的田埂上。娘的额头上有汗珠,也亮晶晶的。娘的肩膀上还扛着锄头。我们一路走着,虫鸣一路伴随着。我们到了河边,虫鸣在河边唱着;我们走在河堤上,虫鸣在河堤上响着。我们终于走进院子,虫鸣又在院子的角落响起,甚至在石板下响起。我们坐在家,外面是密密麻麻的虫鸣,如夏日的太阳雨一样。

虫鸣到了深夜,逐渐稀疏寥落下来。虫儿也要睡觉吗?虫儿睡觉的时候会打鼾吗?

小虫会依偎在大虫的怀里睡觉吗?睡梦中,它们会做噩梦吗?如果吓着了,会唧唧地叫着吧?这时,大虫一定会轻轻地唱着眠歌哄着它们吧?当然,如果在梦里遇见好事,它们也一定会笑的吧!

乡村的深夜渐渐地静了下来。月亮照着远山,照着远处的水田,照着我去过的田埂,照着河上白亮亮的水光。东墙角的那棵芭蕉树下,那只叫声最为粗犷的虫儿,也没有了声音。我睡在床上,梦中隐约能听到滴答一声,再滴答一声,就在窗外,不是虫鸣,是露水滴落的声音。

露水硕大,将梦沾湿了,将我的童年沾湿了。露水硕大,将零落的虫鸣沾湿,将月光也沾湿了。

虫是有家的。我行走在田埂上,虫鸣就在草根下响起,一声复一声,自然流畅,毫不拖泥带水。乡村长得最多的是狼牙草,又叫甜根草。狼牙草在地面上是铺展着长的,一根茎遇节扎根,发出新芽,再铺展开去。几天工夫,就是绿乎乎的一片。这种草的根是白色的,很嫩,嚼在嘴里,有着一种青嫩甘甜的韵味。

这种草爱结露珠。村人将草上出现露珠,不叫出现,叫结,好像露珠是草儿是叶儿结的果实一般,属于草木的一部分似的。每一棵草都能结一颗露珠,有的很小,譬如茶芽,上面的露珠也小的如针尖一般。可是,狼牙草却不是的,那么细瘦的草尖上,一根根挑着一颗露珠,硕大圆润清亮,如缀着一颗珍珠一般。人走近,一种清凉的气韵就徐徐地浮荡上来,沁得人眼皮凉凉的。

虫儿喜欢在这种草木下鸣叫。我想,虫儿为什么会这样啊?一种原因,如果唱饿了,随嘴就可以咬下一片叶子或一根须嚼一嚼;唱得时间长了,喉咙也会沙哑,就得润润嗓门儿。这么大的露珠,张嘴就喝,清热解渴。

只是,我一再弄不清楚,它们为什么那么使劲地唱。也没有谁逼迫着让它们就那样扯

乡村的虫儿

□余显斌

着嗓门唱。可是,它们就那么唱着——唱累了,歇一下接着再来,从没有一只偷懒的,也没有一只闭口不唱的。

那么小的虫儿,嗓门儿真不小。我曾经捉住一只蟋蟀,乡村叫土狗子。也就有半粒花生米大小,放在一个小小的空瓶子里。这只虫儿摆动着须子,如同舞台上的戏剧演员,摆弄着帽盔上的翎子,唧唧唧唧地叫着,那声音流畅清亮,如一股水流在房内流淌。如果按比例将这样的嗓门儿移到人身上,这一嗓子,真有雷霆长空的威势。

我将那只虫子放了,它一弹腿就不见了,回家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得回家睡觉。儿时,我们经常到河里捉鱼,晚霞斜铺下来,沁润在水面上,水面就像铺着大朵大朵的鸡冠花,红艳艳的。我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将一河的红色踩破,将一河的光影踩破,可是什么也没有捉到。这时,远处传来娘的叫声,烟囱上冒出炊烟,在黄昏里显得格外清晰。我们在娘的叫声中向家里跑去。

娘站在院门前望着,暮色将娘画成一个影子。

暮色也将我们画成一个影子。虫儿一定如我们一样,一定也有娘。天黑了,虫儿的娘一定会喊它们的,它们将回到

哪儿呢?长大后,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虫儿是有房子的,譬如蟋蟀的洞穴就是它们的房子。作者在文章里写道,蟋蟀洞穴“出口的地方总有一丛草半掩着,就像一座门。蟋蟀出来吃周围的嫩草,决不去碰这一丛草。那微斜的门口,经过仔细清扫,收拾得很平坦。这就是蟋蟀的平台。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我读到这儿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虫儿都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归宿。

虫儿有家,就不至于四处漂泊,就不会成为天涯游子。这是生命最幸福的事,也是最幸运的事。

可是,下雨呢,雨中的虫儿怎么办?童年记忆里,雨季来临时雨下得并不大,一丝丝落下来,一落就是三四天。那时,雾气就渐渐地升起来。细雨里,有人从远处走来,脚步噼噼的,渐渐走近,又渐渐走远。

有时,爹会出去,去别人家借东西或者谈事情,然后披着油纸、戴着草帽回来。这时,我的心里会轻松下来,喜悦起来,这是一种无来由的轻松和喜悦。多少年过去,我自己也说不出来当时的喜悦原因。我走得太远了,远得忘记了很多东西,很多记忆。

雨里,雾气在屋瓦上浮荡着,若有若无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细雨洒在树叶上,洒在花草上,沙沙地响着。远处人家,一个穿着红衫子的女孩提着篮子下河了,不一会儿人又回去了,走在弯弯曲曲的路上,慢慢走入雾中不见了。

虫儿无声,世界空净。即使到了黄昏,也无虫鸣,即使有,也是一声两声的。

虫儿是躲起来了么?它们躲在了哪儿?它们如果躲在洞穴里,洞穴不渗水吗?尤其是水田或水渠边上的。此时,水已经满溢起来,渠里也白亮亮的,青蛙没有了声音,田里的秧苗显得稀疏了一些。那些住在草根下的虫儿,不会让水淹没它们的房子吧?不会让水冲毁了它们的卧室吧?尤其那些小虫儿,不会被水淹了吧?

有时,真替它们担心。虫儿一定也有虫儿生存的艰难,也有虫儿的烦恼。这些人,人不理解,也不会理解。可是,虫儿得面对,得克服。做一只虫儿,看来也不是自由自在的,有着生存的困窘。

可是虫儿永远是快乐的,是兴奋的。天晴了,第二天一早,太阳干干净净地流淌出来,天是一种鸡蛋清的色泽。田野里,有淡蓝色的雾气漂浮上来,和阳光纠缠着、渗透着。

蚯蚓在刨土,很忙碌。草儿在青绿中随风舒展。荷塘中,莲叶有锅盖大,圆圆满满的,盛满了青葱的气韵和一种难以言说的水韵,就那样摇曳着,和荷花相互衬托着,美丽着。

我走在村路上,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向山口,走向学校。学校在几棵杨树旁,被一片翠绿罩着,一棵石榴花红着。那儿也有虫鸣,因为那儿也有草,一棵棵细密青嫩着,翠绿着。这些虫儿依草而活,依草而歌,下雨的日子它们无恙。雨后的日子它们兴奋。

草,是乡村的孩子,更是虫儿们的家。



茶园小径 李昊天 摄

秦岭南麓东段有个叫武关的小镇,凡是看过《大秦帝国》电视剧的人对它并不陌生。

战国时秦楚鏖兵,张仪欺楚,不仅让楚怀王客死于此,还使三闾大夫屈原投江自尽。后来楚汉相争,刘邦率军队由武关入秦,招惹下西楚霸王摆下鸿门宴,最终导致他在垓下兵败自刎。由此看来,武关对于当时富甲一方的楚国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地方。秦始皇东巡多次经过武关,郭子仪在此招亡卒光复长安,黄巢出武关转战中原,李自成出武关而进军北京……

就是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唐朝诗人李涉因仕途不顺曾策马扬鞭,由长安东行进入商洛山中的武关,写下名篇《再宿武关》:“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成为千古绝唱。

武关古道坐落在武关的两座小山之中。无论是秦朝的要塞,抑或是汉时的关隘,如今这里都是芳草萋萋,荒芜了许多春秋。也只有这里的古城墙,还在向人们诉说着千年前的往事……

我的老家就在这山的皱褶里,武关河在我家门前像月牙儿一样流过,一年四季,不舍昼夜,总是唱着欢乐的歌,向东潺潺流去。我是喝着武关河的水长大的,可以说它是我的衣食父母。在那个困顿年代,农村少有油和肉,一个个都瘦得不成样子,走在路上,好似一阵大风都能把人吹走。想打打牙祭的话,武关河里的鱼就成了我们的美味。

小时候贪耍的我们,在好多年的假期里不是去学习,而是背着大人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抓鱼和疯玩。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家里传来了大人的喊叫声,我们匆忙分了鱼,手里拎着破洞的鞋,裤子湿漉漉地往各自家跑,回去总是少不了挨训。我自幼没了母亲,是爷爷奶奶疼大的,每次从河里玩回来,奶奶总是苦口婆心地给我说:“宝贝,你要听话,武关河道长,要是突然涨水了,大水下来了,你可咋办?你是跑不过大水的……长时间赤脚在水里,受凉之后肚子会痛的。”奶奶像是神仙,真被她说中了。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肚子疼得难受。小脚奶奶下床到灶房里拿白瓷碗装了半碗水,又拿了三根筷子立在碗中央,右手不断地往筷子上淋水,嘴里絮絮叨叨说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肚子真就不疼了。

武关河

□田吉文

瞬间在她的脸上消失,扭头哭着在沙滩上拼命奔跑着。我伤了她的一片痴心,也从此失去了一位少女纯真的爱,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刚刚开始就这样画上了休止符。在好长的日子里,我总是能想起这段甜蜜的初恋,阿洁在我的生命里划过了一段美丽的彩虹,在似水流年里,成为我人生宝贵的记忆。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力度加大,武关河也被列为长江流域珍稀鱼类资源繁殖基地,河里没有电鱼的了,河道也没有乱挖乱采的了,河里的鱼儿越来越多了。

夏日的阳光下,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下,总有一串串成群结队的鱼儿结伴游来游去,好不惬意。河岸边一条柏油马路像蛇一样沿着武关河向大山里头“钻”去。在著名的绵鱼嘴大桥旁,新修的景区成了周边商南、丹凤、商州以及西安人周末度假的打卡地。

武关河是我人生的起点,如今更是一位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

母与子



王鹏 摄